

■本地新书

范军文化散文集《乾隆的惆怅》出版

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文化散文经典系列”书目



感受历史人文腠理、断层与褶皱,体味器物地理体温、况味及裂纹。日前,我市作家范军的历史文化散文集《乾隆的惆怅》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并且入选该社“文化散文经典系列”书目。

据悉,精装本散文集《乾隆的惆怅》系范军回归丽水十年间的散文精选集。范军,丽水莲都人,1969年出生。浙江省散文学会理事,丽水学院客座教授。《百家讲坛》《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曾为北京《卫视周刊》杂志执行主编、北京长安影视公司文学(剧本)策划。其20万字长篇小说《最后的独立团》2015年9月甫一出版就获得《扬子晚报》《三晋都市报》《大河报》等全国十多家媒体连载,并获浙江省作家协会2015年度优秀文学作品扶持。同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天下苍生》获浙江省作家协会2017年度优秀文学作品扶持,并入选第十三批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扶持项目。

此次范军的历史文化散文集《乾隆的惆怅》对南方中国的风物、情感、典藏、制度等历史积淀多有涉猎,是江南元素、江南特征、江南人文、江南历史有机融合的一本合集。目前本书已经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鲁迅文学奖作者获奖作品系列丛书。已出与即出的作品包括多位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等获奖者,如王充闾《两个李白》、夏坚勇《湮没的辉煌》、祝勇《纸上的故宫》等。据介绍,长江文艺出版社散文精选集的品牌效应将有助于该书的发行与广泛传播。

常谢之

■热点关注

有“新”缺“锐”？ 青年写作何以摆脱面目模糊的尴尬

近年来,不少文学刊物纷纷开设青年作家专
辑专栏,热衷于推荐新面孔;借助各类奖项、征文以及新媒体平台,一批批85后、90后写作者持续涌入大众视野。新人新作虽多,有“新”缺“锐”的现象也无法回避,难怪有学者打趣说:这是一个“媚少”的时代,新人似乎获得了某种天然的豁免权。当下文坛对新鲜血液的极度渴求和赞许,会否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新手的不足与尴尬困境?

“文学的新锐力量令人期待,但光有‘新’是不够的,还要有锐气和锐度。”创刊60年的《西湖》杂志前不久举办“中国新锐文学论坛”,评论家南帆的观点引发热议:在艺术规律和审美语境面前,有“新”缺“锐”是没有说服力的。归根到底,文学应嘉奖好作家和好作品,而不是过多权衡作者的年龄、资历。对于新人来说,“可持续发展”的生长性,恰恰需要不断“绕开”自己曾经获得的掌声或是别人的成功。

众声喧哗中,如何发出独特的“音调”

盘点翻阅多期青年作家专号后,《江南》主
编钟求是道出自己的不满足——部分新人作者的叙述能力弱,小说基本功不到位。“有时我还纳闷这个作家是怎么红起来的?是不是名不副实?”尤其当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图景正变得趋同,生活经验可供“榨取”的文学素材差异度有限,对青年作者能否写出新意的考验愈发严峻。

有资深编辑观察到,一个题材或话题流行“上热搜”后,不少新人作品就会蜂拥而上,跟风复制陷入套路,比如动不动写百年家族史,但“往往看不出是谁写的,笼统概念之下,少了细节血肉,就容易沦为潦草的编年线性罗列,缺了小说的把玩乐趣”。

“看不出是谁写的”,不光光指题材上的雷同,还有叙事风格的面目模糊。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翟业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余华、莫言、苏童和王安忆等作家,即便拿掉名字,文学爱好者依然能看出他们笔下迥异的美学风格,但当下一些青年写作的辨识度并不高,相似的笔法、相近的语言节奏、模式化的角色,很难给予读者新鲜的震惊感,缺少了‘冒犯’的劲头。”

对此,作家群体也有深切的思考,在70后作家张楚看来,一些年轻作家的优势在于受教育程度和专业训练,视野开拓,语言多接近优雅整洁规范的书面语;但“不解渴”之处在于,很大比例的新人作品更倾向于写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在挖掘

生活水面之下的暗流涌动、表现不可勘探的未知部分时扎得不够深,容易“露怯”。

新人靠什么超越“老师傅”

新锐力量容易让人激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文学本身就是追求价值的争辩、交锋和新变,是对新的可能性的发现和唤醒。“当我们在面对文本时,并不因年轻就包容其缺陷弱点。”《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以刚摘得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之一为例,赵挺《上海动物园》有着一贯的反讽荒诞语调,体察了一代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处女作成功了,不代表就能一路高歌猛进,反而意味着更大的挑战——有没有定力重新出发?下一部能不能写得更好?”他曾当面对新人作者直言不讳,“近期创作风格上有一些相似性,你如果还按着老路这么写的话,下一篇我可能就不喜欢看了。”

初啼之后,怎么办?是许多新手逃不掉的拷问。《十月》主编陈东捷长期观察发现,一些新人作家如果心态失衡或重复自我,以相对轻松平庸的方式惯性滑行,很快就会消磨斗志,或销声匿迹,或中途“夭折”。他谈道,作家阿来今年推出长篇新作《云中记》,突破了以往的“舒适区”,丰富了当代灾难书写的图谱。“这位60岁作家还在持续成长,重新发现生活,创新表达,新人又有什么理由拒绝成长呢?”

那么,真正的新锐靠什么超越“老师傅”?《当代》社长助理、作家石一枫提出三个问号,勉励自己与同行:能不能看到前人所不能看到的生活细节?能不能写出之前想不到的写法?能不能说出老师傅们不敢说的话?《中篇小说选刊》主编林那北尤其看重“自我更新的能力”——能得奖是一回事,能不能持续输出是另一回事,“如果很早就关闭自己对外界的触角,思维上暮气沉沉,就无法唤醒激发未来的自我”。

“换句话说,新锐文学奖的意义,更多是文学马拉松途中友善的人们递来的毛巾和水。但坚持跑到终点,跑向下一个起点,就必须不断回到写作的初心。”青年作家、第二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得主之一文珍认为,写一本新书,是为了对抗已经出的书,要警惕陈词滥调,不重复前人的发现或是玩过的技巧,躺在功劳簿上,只会消磨了新锐的精气神。

许旻

■新书速递



麦家新书《人生海海》出版

“这一辈子总要写一部跟故乡有关的书,既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纪念,也是和故乡的一次和解。一个作家,他的写作是怎么也逃离不开童年和故乡的。”麦家说。

《人生海海》围绕着一个身上带着很多谜团的上校展开,以一个10岁小孩的视角展开叙述,以村落为演出舞台。“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小瞎子、重情重义却引来流言蜚语的父亲……他们与上校的人生纠葛交缠。故事在窥探欲与守护欲的对抗中推进,矛盾最终在一夜之间爆发,谜底逐渐揭开。

在《人生海海》中,几乎每个人物都经历过艰辛、抉择,最终找到自己与人生相处的方式。麦家表示,“我想写的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我要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去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

王家卫评论道:“有人说,稀奇古怪的故事和经典文学的直线距离只差三步。但走不完的也正是这三步。麦家的了不起在于他走完了这三步,且步伐坚定,缓慢有力,留下的脚印竟成了一幅精巧诡秘的地图。”

王笈